



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序

古文之編書市前後凡幾出矣務簡者本末不倫求  
詳者枝葉愈蔓駁乎無以議為也鄉先生方君府博  
甫中之文章巨擘螢牕雪几間稟集前哲之雄議博  
論取其切於用者百有餘篇以百段錦名之條分派  
別數體具備有助於學為文也或者且謂風行水上  
善矣何必規規執筆法學為如是之文也是不然上  
君平肯涵泳漸漬無非古作一旦冠壁水撥魏科

至於以體式繡梓者特不過也

立身行己以此致君澤民當無施而不可豈特核級  
一第而已哉時

淳祐己酉中呂月朔旦建安梅軒陳嶽松卿序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目錄

# 遣文格

成都府學訓導崇陽艾傑校正

四節文辯

蘇軾災異議

五節問難

唐庚禍福論

一篇三換拍

呂祖謙嬖寵

殊塗同歸

蘇軾形勢

比較優劣

呂祖謙進諫

先名後實

蘇軾春秋論

張耒進齋記

先散後歛

石介聖德詩

離合相間

陳亮上孝廟書

態度屢變

黃補論心性

逐段設譬

林執善國勢

隨節接證

蘇軾祭韓魏公文

# 造句格

造句宏大

曾鞏心論

下句豪放

歐陽修吊石曼卿文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下句有輕重二

蘇洵心術論

造句有難易

蘇軾張良論

下張本句

沈存中捫蝨新話

互照前句

張耒論韓愈

句多寡要自然

呂祖謙論禮

粧花蠟句

蘇洵兵戰

咏鸚棲鳳句

呂祖謙論楚滅弦黃

騎鯨捫蝨句

陳博良堯舜論

春城草木

蘇軾制科策

周敦頤通書

萍水乾坤

劉向封事

互辭見意

蘇軾子思論

一句中用四著力字

張耒進齋記

以四著力字作句

呂祖謙論君臣感動

疊用外字

呂祖謙論卜筮

疊用不能字

呂祖謙論舜

疊用能不能字

蘇軾韓愈廟碑

疊用可以不以字

蘇軾刑賞論

學史句法四

蘇軾秋陽賦

唐庚存舊論

韓愈獲麟解

蘇洵樂論

張耒論高帝械繫蕭何

句中等閑用譬

# 議論格

舍變論常

呂祖謙據理論

破同立異

唐康議賞論

轉謗為譽

張耒遠慮論

論功為過

呂祖謙威公致弗封

立論近情

呂祖謙宋襄公

奪彼與此

呂祖謙晉文公

脫胎換骨二

蘇軾伊尹論

呂祖謙梁亡

移根徙植法

鄭溥之相體論

用先輩緒論

蘇軾勢論

認無為有

呂祖謙魯秉周禮

以存驗亡二

余靖五帝論

蘇軾九成臺銘

以顯明微

蘇軾潮州韓愈廟碑

呂祖謙董仲舒論

齊楚得失

楊萬里秦晉論

威文功過

蘇軾論商鞅

第相比較

呂祖謙論宋萬弒閔公

因後悟前

蘇軾孔融論

沿流溯源

楊萬里外戚論

考究歲月

蘇軾美二踪知幾

鄒人諱魯

陳亮上鑒戒箴

在殺毛延壽二

唐庚顏魯公祠堂記

鄧禹原直

狀情格

形容自得處

呂祖謙論心為氣帥

形容交感處

呂祖謙論楚滅六蓼

形容愛慕處

唐庚存舊論

形容悲憤處

張子韶廷對策

形容話語處

柳宗元郭橐駝傳

形容志向處

呂祖謙漢興地圖序

歡戚殊情

呂祖謙晉懷公殺狐突

畏肆異態

呂祖謙魯卑邾不設備

狀虛為實

陳傅良范增論

推想時事二

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張釋之論

用事格

用事如不用事

呂祖謙范山請圖北方

淮陰益辨

何去非霍去病論

比方格

此並得體

辛幼安祭陳亮文

### 援引格

援引省文

蘇軾范文正公集序

先罵破法二

蘇軾題二李傳後

誤引姓名

蘇軾王仲儀真贊

誤記節次

蘇軾上神廟書

一矢貫雙鵠

楊萬里公私論

### 辯折格

隨機立論二

蘇軾曾作立甲

蘇軾省試策

### 說理格

解牛悟養生

楊萬里帶經軒記

頃刻開花

唐庚卓錫泉記

### 粧點格



想像形容 三

呂祖謙論葵丘之會

歐陽修畫錦堂記

司馬光魏公祠堂記

歐陽修真州東園記

聯狀風景

推演格

由微之著

呂祖謙論禮

忖度格

以理揆事 二

張耒莊公盟母

布置格

自寬入緊

唐庚辨同論

過度格

承上引下

蘇軾論斯高殺扶蘇

譬喻格

遺迹論理

呂祖謙管仲言宴安

以一字設數譬

呂祖謙羸氏謀夫

譬同意異

蘇軾靜觀

譬同意同

呂祖謙知危

意同辭異

張永泰少章調臨安簿

藏頭使譬

張耒藥戒

用譬忌稠疊

蘇軾送張遂明序

# 下字格

蘇洵將兵

用字要停當

蘇洵上韓樞密書

粒丹點鐵

呂祖謙秦晉遷陸渾

隻字點化

張耒論車不可無輔

避粗字

張耒用大論

避諱字

蘇軾贊王元之畫像

# 結尾格

因事立論

蘇軾辭受子奪

曲終奏雅

張耒審戰論

卒頭進步

呂祖謙威公所期之小

清廟遺音

業賢良崔寔論

判斷是非

蘇洵史論

末句出脫

蘇軾范增論

援事定罪

柳宗元守原論

含苦口不盡意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目錄終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卷一之上

太學篤信齋長上舍三山方願孫編

遺文格

十二篇

四節交辯

災異議

蘇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為多一時為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外時得時失時碎激澆聽者厭之一節則為說以文之曰星墜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

彼為彼我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也  
我二節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曰居天下之上  
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上肆  
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即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  
眚變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  
之機一旦發露為君者不復有所畏矣三節是說既  
出又有為說以攻之曰天地人未嘗不相通也聖人  
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蓋致瑞者德召妖者暴昭  
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瑣激災眚之來修吾政  
吾德以敬天怒可也指其災眚為某事修某事以承

順天休可也四節歸本意說

前輩作文字多先設為問答反覆詰難其說既窮  
然後斷以已見若直頭便把自家說提起恐人未  
遽以為然唐子西禍福論文勢類此今錄于後

五節問難

禍福論

唐庚

昔人談禍福者故嘗居之善惡矣然其效可覩也其  
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於天如探  
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  
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一節言既不效則

遷就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稊稗要得其熟於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蠹民害物專門為惡者亦眾矣而果亦凶乎是未可知也二節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亦寡矣為惡者大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三節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

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奸佞險賊不忠不孝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觀也四節此後入己說吾意以為禍福出於天善惡出於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以為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為禍或為善而為福或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者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

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然也

此篇步驟宛然與前篇一律豈兩有相祖邪然子

而凡四轉詰難乃歸本說東坡三次交辨即入本

說此又善於變化處

一篇三換拍

騷寵

呂祖謙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至於君子之一言雖

千百載之稍犯者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

周公名黑肩而謂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主意纔八字

耳總今占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犯之而有人

堯之醜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

有里克之讐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逐齊簡公犯

之而有田闢之亂唐明皇犯之而有漁陽之變由漢

高犯之至此是一拍調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

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曷嘗有

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

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故凜然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

雷霆而震非霜雪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

師旅而威非礎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

危棄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袁盎青蒲

涕泣之諫山此而發也史丹太傅獸睡之譏由此而識也司馬懿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左傳昭十

一年申無字口由上林夫人至此是又換一拍調

世儒之文辭愈多而理愈亂蓋有書五車無片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今古有國之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之歆器邪嗚呼辛伯之言真有國者座石銘也為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機未讀易而已知洊震之象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甸畿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統一之義由未讀詩至此是又換一

拍調固可配無逸之屏而代春秋之鑑也故吾以為獻丹衷之六箴不如獻辛伯之八字

殊塗同歸

形勢

蘇軾

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者無幾矣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亦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而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以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以救也夫三代秦漢之

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  
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有則德存德存則無諸  
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以人與地為形勢總歸德之存亡此謂殊塗同歸

### 比較優劣

#### 進諫

呂祖謙

遊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  
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每患  
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使人君畏吾之

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  
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  
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  
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  
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  
戒之未嘗以理喻之邪戒禍不若喻理論朝會之禮  
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  
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未嘗以心悟之邪喻理不  
一若悟心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  
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



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隱公五年欲觀魚於棠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此較優劣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睥於面盎於背暢於四肢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肯為矣

先名後實

春秋論

蘇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其言之喜怒哀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

者有怒而言之有怒而言之者先條名曰喜而言之  
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然而  
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觀春秋於仲孫  
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來歸曰季子來歸此所  
謂喜之言也於魯鄭言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  
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言也於  
叔牙之卒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  
齊此所謂怨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  
深此三者無以加矣

此謂先名後實者先條其名目然後舉其實事以

應之使人未觀所用之事而已知用事之意此  
文之一法亦有先摠其凡而後條其目如張文潛

進齋記

進齋記

張永

所謂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  
於學也士會食而問散祿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  
曾點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學也魯  
參病革易大夫之箒則疾病死生之際又未嘗不學  
也

文勢布置與蘇子前作頗類彼於喜怒哀怒三字條

而分之此則於飲食游觀疾病三事摠作一句夫是之謂先摠其凡而後條其目

先散後歛

聖德詩

石介

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奸進賢知賢弗易非明弗得去邪非艱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聖之德群工跋踖重側屏息交相語曰惟正惟直毋作邪僻皇帝汝殛此指群臣諸侯危慄墜圭失鼎交相告語皇帝神明以時朝貢

謹修臣職

此指諸侯

四夷膽落馬墜鎧策交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此指四夷皇帝一舉

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總說群臣諸侯四夷

所謂先散後歛臣願皇帝壽億萬年

離合相間

上孝廟書

陳亮

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

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  
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以哀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  
必資格才者以跣地而奔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  
以迂闊而廢異言以柔美而入竒論指為橫議庸談  
為有典則而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機  
會在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  
然之怒分喜怒哀二字作二句下朝得一才士暮以當  
路不便而斥心知為庸人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  
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喜怒哀樂是非好惡八  
字作二句下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

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  
事出於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制之奸非有方輿未  
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心哉夫喜怒哀樂是非好惡人  
主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皇極謂無作者不  
使之加私意於其間亦豈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  
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  
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有其親而天下歸其孝三  
年之喪一成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  
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應如影  
響矣只就事親一事上提出哀樂兩意其實摠哀樂

二字做一段下

已巳丙午之間虜入非無變故而

陛下既不形怒而亦不究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烏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烏知仇敵之不可忘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權而欲事功之成是閉目而欲視也只就夷狄一事上提也喜怒兩意其實摠喜怒二字作一節下

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求去既去者又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有知其塞路者議臣之多私陛下有知其罔我者

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恨復然而不滿是陛下不得示天下以慈也以愛慈二字又作兩節下陛下思即位之初心豈知今日之至此乎臣嘗謂陛下悵然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復終老於不濟乎

態度屢變

心性

黃補

赤子入井而見者心怵惕不知怵惕之心何從起乎蠅蚋啜親而見者類有此不知是此何從生乎此與向是一變態齊宣王忍於聞其民而不忍殺一牛蓋聞其民者私慈不忍殺牛者真性也梁惠王忍於

享賦歛而不忍於移民粟蓋享賦歛者私慾不忍移  
民粟者真性也此數句又一變態孟子之惓惓於齊  
梁者以驅民之戰雖可罪而愛牛之心未忘也賦歛  
之享雖可罪而移粟之心未忘也此是又一變態勝  
世子之向善非性之不善也觀終喪之請而性在於  
愛親井地之問而性在於愛民卒不可與行堯舜之  
道者有以汨之也人能去汨之之私而以本性自然  
則孟子之言信不可誣者邪

逐段設譬

國勢

標執善

祖宗不慮國勢之似弱而常慮國勢之可輕蓋自古  
國勢之所以輕者必有故矣大權不在人主則國勢  
輕公論不在朝廷則國勢輕政事不在君子而在近  
習則國勢輕是故祖宗之置叅貳以分政柄防權臣  
也分樞筦以掌兵柄防叛將也重臺諫以司言路防  
壅塞也列給舍以主王命防專竊也布監司以察州  
縣防末大也雞鳴視朝晨晡講學防怠忽也入無離  
居出無遊佚防縱侈也天子不必攬權而權在上矣  
北辰居所衆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一段設譬然而  
人主之權不能以自重也所恃者公論之在朝廷矣

故自仁祖在御責成輔相雖若威權之少弛而言路  
風采之震肅凜然若加於奸邪之頸逮治平之間政  
在家宰雖若廟堂之太重而議禮一事如爭私讎空  
一臺而盡去之熙寧以來信任柄臣雖若國體之少  
變而力爭新法之臣不加罪也元祐之初簾帷蒞政  
雖若乾綱之未正而朝廷之公論不可抑也宰相臺  
諫主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泰山喬嶽屹然朝宗國  
勢其不重乎二段設譬然而朝廷之公論亦不能常  
存所恃以存者君子常親小人常遠乎故祖宗不以  
閹宦預機密不以戚里參政事兵權付之將帥而去

內臣監軍之弊政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之私  
雜流不列於清貴之聯貂璫不加於節鉞之寵前殿  
以朝群臣便殿以對大臣邇英以親儒臣賜對以訪  
小臣一日之間親大臣儒生之時多而官禁自逸之  
時少夏鸞和鄭聲自遠國勢其不重乎三段設譬  
祖宗惟不恃其可畏之威而恃其可重之勢故夷狄  
不畏兵甲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刑法而畏君  
子之公論倖臣近習不畏譴責而畏朝廷之有紀綱  
西蕃悍然於邊陲而屈服於王文正之一言王德用  
狄青常將百萬之兵而膽落於御史之一奏契丹集

驚僂首於司馬之既相虜使在廷辟易於文潞公之  
威貌西川之盜聞忠定之威聲而投戈陝西之兵聞  
忠獻之復帥而增氣夫聖朝諸公之所以能服四夷  
威逆暴者豈其力必可以生死人命哉君上有大權  
朝廷有公論天下有君子而國勢隱然矣

隨節援證

祭韓魏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  
禹稷自至一節援證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選秀發  
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二節援證方將登庸

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篤西旅  
公於是時方叔召虎三節援證入贊兵政出奠大邦

恩威並行春兩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  
臨淮汾陽四節援證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

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丙  
五節援證二帝山陵天下悻怙呼吸之間有雷有

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六節援

證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敷然曷日而復畢公

在外心存正室房公且死征遼是恤七節援証嗚呼  
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



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  
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  
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  
一出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  
見謂父子兄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敢懷恩惟此  
涕泣實哀斯文有肉在俎有酒在尊公端在天寧聞  
我言嗚呼哀哉

### 造句格

二十六篇

造句宏大

### 心論

曾鞏

夫所謂心者俯仰之間再撫四海四字見莊子  
之暫經于八方渾淪之體周流六虛無乎不該包括  
萬類實未嘗有者也論心之用隨變而應其應不窮  
隨應而化其化無常者也

下句豪放

吊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共萬物生死而復  
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  
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賢哲莫不皆然而著在簡策

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  
之平生其軒昂磊落交兀崢嶸而埋於地下者吾意  
其不化而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十  
尺產靈芝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凄露  
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  
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萬歲兮安  
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黠黠此自古賢哲亦皆然兮獨  
不見夫纍纍於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  
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  
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  
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  
入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  
里山川草木間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  
者時可恠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  
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磨淬子於窮  
達終始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遽以投  
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  
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

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下句有輕重

心術論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攻

張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即山覆不變麋鹿興不瞬意天下得嚴重雄偉子

下得輕雅騷峭此其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大

子房受書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恠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蹟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神亦已過矣

造句有難易

捫蝨新話

沈存中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存中記穆修張昇二大  
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  
其事以較工拙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昇曰有  
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嘗為勝然但云有真

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

下張本句

韓愈

張耒

退之之所以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  
藝莫如文章准擬後說以身直文章見雙故預未頂  
放此二句為張本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賤揭成  
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  
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  
未畢而磨者至矣有抑揚

互照前句

論禮

呂祖謙

聖人之所以卑天下者非固曰自尊也其意蓋以相  
尊也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其所以相臣者無窮  
也聖人知夫天下之人不能一於屈伏而無所伸也  
是故使有相臣之義而得相尊之宜屈於王者伸於  
大夫公屈於大夫者伸於皂士屈於皂者伸於隸輿  
屈於隸者伸於僕僚屈於僕者臺則無有相伸者焉  
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各安其所尊各伸於其所屈各  
役於其所臣而無有非望之觀其始也蓋屈於一拜

而其終也可以坐役乎百勞噫此聖人所以役天下之微權也

自王至基凡上等後面照處只說五等若必歷舉而言則失煩取厭惟只五換摘起來說自然照應得出非才力高者不能

而句多寡要自然

兵戰

蘇洵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

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上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心不厭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作文前面五句一節後也須五句相對或只有三句竟卻展作五句所以氣象拘攣意味實少此相對之癖也老泉或一句一截或二句三句一截多寡自然所以為貴

粧花蠟句

楚滅弦黃

呂祖謙

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威獨排然扶衰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使弦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尊安人民豐阜則皆歆豔棄戎即華楚雖倂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今齊威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就禍邪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威公倡義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中國之有利亦未知中國之有害

也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雕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繡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豆蓬彝鼎之肅也磬筦鐘鼓之和也莊莊辨白謂可吾托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

咏鸚棲鳳句

堯舜論

陳傅良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

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於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也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慮之也茲非其才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以慮也如是可治矣則亦如是於有為也夫如是可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焉若偷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大成而故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大備而故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心足

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極而後之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己之快而後人無繼者聖人不為也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

天下之機心也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易不日猶火之莫禁猶猛獸之易擾而顛倒下者恐與前句法相象又無宛轉正如前輩詩云紅稻呀殘鷓鴣飛碧梧按老鳳凰技乃以鷓鴣呀殘紅稻之餘粒鳳凰常栖碧梧之老枝顛倒下句意思幹旋不至白直木強詩文之妙訣相類觀者知之

騎鯨捫虱句

制科策

蘇軾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

用鴻毛對太山乃大小相形法。東坡有詩云：見詩騎鯨游汗漫也。曾批蘇詩：醉幸詩文同意。

春城草木

通書

周敦頤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司馬溫公云：為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山河在明無餘物，草木深明無遺人矣。此周子云：吉一而已，則凶吝吝居其三，可知矣。文章亦貴乎詞外有意，又若不待深思而得之，世有下枝詞，贅語者，烏可不知此哉！

萍水乾坤

封事

劉向

出令則知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日月龍中鳥乾坤水上萍杜甫體物詩意謂日月  
之出沒晝夜如龍鳥之往來乾坤之倏忽古今如  
萍水之聚散文章中亦有體象之句劉向及河轉  
石拔山語正類

互辭見意

子思論

蘇軾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

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  
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

文字間接經傳子史語下必道自己兩三句綴出  
方始分曉須換變得別與上面文不犯重東坡於  
中庸上兩句撮出聖人所不知下兩句撮出夫婦  
所能行互換來挾意義自見若還把可知不知可  
能不能對說便是依舊畫葫蘆此正文章關鍵

一句中用四著力字

進齋記

張永

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日夜

中是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烏乎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

以四者力字作

論君臣感動之機

呂祖謙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邪兄弟之愛天也鬪鬪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忘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厲勁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可

貫豈薄忿細怨所能遏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枯之小智藩之封繫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日不容瞬擊其楛決其藩子封萬繫剝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倚於一息之間者矣

疊用外字

卜筮

前人

聖人備萬物於一身上下四方之于古法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病疢毒之於吾身觸之即覺汗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嘗欲將至有開必

先四句見孔子闢居篇仰而觀之熒惑德星撓捨枉

失皆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焉此非名此

也老少奇耦此筮也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

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三兆玉兆瓦兆原

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龜既灼矣著既揲矣是兆

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混融交徹

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在

聖人觀之拂龜布著已為煩矣況區區推步揣摩之

煩邪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

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

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

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

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而已

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

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傳之以瞽史之習雜之

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廢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

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

疊用不能字

論舜

前人

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

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袷衣  
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  
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

疊用能不能字

韓愈廟碑

蘇軾

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感能驅鱷魚之暴  
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  
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疊用可以不以字

刑賞論

詳錄在後

前人

論語

語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  
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  
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  
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  
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  
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

可以不以字是學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及固國

不以山谿之險等語

學史句法

秋陽賦

前人

方是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  
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是樂乎

存舊論

唐庚

見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  
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  
之如盲者復視瘖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  
見父兄子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  
此此何理邪  
蘇唐立論如出一轍其源委蓋得於韓王信報

宋將軍書所謂今僕七隴山谷間日暮乞食蠻夷  
僕之思岷如瘖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  
耳東坡嘗教人論史有言語文章於此見其能也

獲麟解

韓愈

所謂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  
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初讀此意是韓公自為一家語言又有謂蘇老泉

樂論學此下句既而讀史記老子傳夫子稱老聃

日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綸至

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  
龍邪始知韓蘇皆本於此然蘇之樂論尤為學得  
精神

樂論

蘇洵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  
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有聲而謂之雷彼何  
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蟄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  
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凝者散蟄者遂  
此論差有理致韓用牛馬麋鹿實字實之句蘇蘇  
用風雨實字揭之句端又見各有變化妙處

向中等閑用譬

論高帝械繫蕭何

張永

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  
生邵平之說而輒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  
情也夫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  
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  
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  
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之  
心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抑去其驕寒之意  
此高祖之術也

# 議論格

二十五節

舍變論常

據理論

呂祖謙

親見憲貧回大而不疑天之禍善親見慶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於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

故同立異

議賞論

唐庚

揚子曰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覲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問閭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徵其父兄世知覲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覲賞耳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維蓋始於

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

六見秦敗以濫刑不知正坐濫賞此破同立異

### 轉謗為譽

遠慮論

張采

蓋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削

弱、單于稱藩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跪拜、樂為臣僕、而不辭、臣嘗讀西漢紀、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切嘆武帝之英才、遠畧、過絕天下、而使國家享安樂之福、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傍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烏乎、亦可謂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亡費、損失者、纔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事於民、不勤於敵、則天下無強國、烏乎、淺夫末議、以武帝為好大樂奢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節儉、其亦不思甚矣、



世論武帝黷武此獨洗滌拂拭做一場好功業者  
寒燠轉於世端毀譽係於齒頰文字手法固妙而  
於論國計不當是也

### 論功為過

齊威公救邢封衛

呂祖謙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名  
胡為而可憂邪、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  
惡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  
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  
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邪、是故

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  
武之盛也、乃武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凡王者  
之所謂不幸、乃霸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  
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  
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  
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  
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一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  
齊威之恤二國、必在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  
也、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夷狄而  
卻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

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霸哉先  
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  
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頽部邑已傾屠戮已酷流  
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救之拔於危感顛頌之中置於  
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  
無身而有身深仁重施殆將浚九淵而輕九鼎矣故  
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霸首向使絕之於萌芽  
則名安得如是之著邪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  
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苟仁人視之奔走  
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

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邪長人之亂而欲張吾  
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勲是以萬人之命而易  
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  
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  
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  
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傍觀俟  
其既墜乃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  
之恩鄉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聚凜凜傾動閭里回  
視前日未大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隣不稱若大  
不倖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邪寧遇後一人

邪意此王霸之辨也

此篇如老吏斷案原精定罪教威公都無所逃

論近情

宋襄公

前人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及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為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為不可行果執說之遽也宋襄公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

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威之霸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威孰愈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愈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會見幸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而縱釋曾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之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著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宋襄尚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篇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

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與其料今事之勝則可驗其  
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  
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賤者之誤評官  
商遂欲併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  
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  
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  
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能服也彼既不服矣  
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哉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遠  
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  
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

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所以弗擊者推  
鋒而與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  
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烏可置之一域哉公羊子以  
宋襄之戰雖文王不過呼彼何足以知文王哉  
奪彼與此

晉文公

前人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伯天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  
成閔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孤趙晉卻推挽翊贊之  
功居多焉籌諸臣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及  
晉之謀為冠文公既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為冠吾

獨以反晉之謀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績論勲  
曾不如寺人披頭頰之萬一也寺人披代重耳於蒲

斬祛頭頰守藏之豎竊藏求納

天之生物自蘗而

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  
剪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反膏收液鬱積磅礴  
發而為陽春之滋榮此天之造化也必有大凋落  
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之公安  
齊之富無復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徇其欲則終  
身營立一布衣矣幸而諸臣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  
而去齊奪其宴安之雨露而履坐以禍患之霜雪激之

觀浴沃盥以起其憤激之曹文鄭文子玉以作其憂  
乃心乃蹇方珮乃磨向來惰弛驕怠之氣掃除咸盡  
霸心勃然而生朝於武宮不失舊物文公始所以眷  
眷於齊者厲意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二十乘之  
馬而與以全晉四十乘之賦使文公棄鴻毛而得太  
山可謂知取予矣苟不去齊烏能入晉然則策復國  
之勲安得不以去齊為首乎文公既入晉席未及煖  
已忘其初寺人披頭頰之見忿然有不平之心若肆  
怒行戮則懼者甚衆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日無  
崩曠戎州之變乎賴披頭頰力抗危言以警之文公

一聞其言忿戾俱消變淺陋褊急之襟量為廣大易直之規模隆寬盡下人皆思奮以取濮陽之勝豈非披頭頃一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膠十年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霸之盛烈者一警之力也自二寺入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彼幹大小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高披頭頃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於小遽奪之使不得安於小方驕於大遽奪之使不得驕於大奪於前而警於後置文公於不得不霸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

### 脫胎換骨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  
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  
豆羹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其  
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  
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  
所措非智不若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以天下弗受也夫  
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  
是以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  
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

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  
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  
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  
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遜之際蓋未嘗不太  
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遜孔子安取哉取  
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  
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  
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  
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  
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

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襲故惴惴焉惧不免於天下  
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謂之不知求其素而  
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

林少穎解孟子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二句

因言東坡作伊尹論出於此義雖不曉然學此實  
用以敷演前輩作文多類此蓋平日讀書涵泳其

骨髓取捨其英華故自然隨筆舒露非特意以彰

淺拙也

梁亡

呂祖謙

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

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  
擴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慊方  
生而遽繼以詐是隕霜雪以摧始萌之草群鷹隼以  
擊初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與生俱生者謂之  
良心毀之不能消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  
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  
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  
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此即繫辭中繼之者善一句意敷演

移根徙植法



相體論

鄭溥之

夫廟堂之詢謀不務以理相勝而以勢相勝朝廷之  
議論又喜其逢已而惡其異已此所以黜陟不厭於  
人心而舉刺動乖於物慮也曷若捐私意求至公忘  
已以持議論之平於所當守屹然如砥柱不率於衆  
而妄隨於所當從曠然如虛舟不以出於已者為是  
使天下泯然無所議其好惡異同之迹嗚呼非悉意  
於國事者其孰能與於此

文章千葩萬萼競麗爭華得其一枝一本皆可移  
春勝奪天工如移蜀柳種之靈和殿西河牡丹植

之長安所種之樹雖殊而其根則一也文士騷人  
得前人膏馥而施之議論同然也鄭君砥柱虛舟  
之詞似得之曾子固撰范忠宣墓銘其銘曰公起  
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文抗議公  
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事公曰休兵  
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為砥柱愛惡相  
辭公為虛舟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  
恐後堂堂巖巖古社稷也正色四世屢享褒也

用先輩緒論

勢論

蘇軾

天下有當然之理，君子因當然之理而行，當然之事，初無有不平者。惟心少有不平焉，則亦不以平應之矣。凡有血氣之屬，心之相感，捷於風雨。有忮心，則忿氣報之；有競心，則爭氣報之；逆而為戕，搏而為鬪，判而為仇，潰而為叛，皆心之報也。今吾任理而無容心於其間，我無忮心，彼何為忿我？我無競心，彼何為爭我？我無褊隘之心，已絕，故其貌寬閑而不躁，狼狽獷戾之心，已絕，故其言溫潤而不傷，封閉吝驕之心，已絕，故其量宏深而不迫，其發也徐，其動也安。理所予則予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喜也；理所奪則奪之，未

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怒也。陟降褒貶，抑揚之際，皆從其天，而不以人察焉。故箴規過失，而人不以為訐，推賢揚善，而人不以為黨。正罰明刑，而人不以為暴，聞之者信，見之者服，非信服其人，信服其天也。舜殛鯀於羽山，復用禹為司空，親戮其父，而子安受夫爵祿，蓋以理殛之，而舜不與焉。三家專魯，遽墮其都，以羈臣而能披巨室之腹心者，蓋以理墮之，而孔子不與焉。如殛鯀，不出於理，而出於舜；墮都，不出於理，而出於孔子，則禹忍以身立仇人之朝，彼三家之悍，豈亦碌碌受人控御者哉？殛之墮之，付于理，是舜雖殛

蘇而實未嘗殛蘇也孔子雖墮都而實未嘗墮都也  
舜未嘗殛舜故禹不知所怨孔子未嘗墮都故二家  
不知所忌天下之仇莫難解於父子之仇也此而可  
解則世所謂仇者無不平矣天下之害莫難制於巨  
室之害也此而可制則世所謂害者無不平矣君子  
之於斯也亦何憂乎勢之不回也哉於是以此吾之真  
平而治小人之偽平不動衆不駭俗而天下之勢已  
潛回於冥冥之中矣

東坡此文反覆辨析莫不透理其難究君子小人  
之情狀昭如目擊及說殛蘇墮都大舜孔

子正如程子所謂舜許四凶怨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人有可怨之事則怨之聖人之心本無怨也  
彼此相類豈未止黨之前嘗面論邪

認無為有

魯秉周禮

呂祖謙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  
此昔善觀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夫  
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  
自成而康歷三世而靡靡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  
歷三世而諄語猶存以政移俗其難如此以堯之儉

餘千年而為晉以商之善數百年而為宋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觀國之興亡不占諸風俗尚矣古邪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會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姦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數指何物以為周禮邪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表裏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謂善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

餘千年而為晉以商之善數百年而為宋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觀國之興亡不占諸風俗尚矣古邪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會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姦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數指何物以為周禮邪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表裏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謂善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

以復振四鄰望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敬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  
魯之典禮哀姜慶父玷汚東萊以流風餘俗程點出之來衆為無吾為有非眼高一世何以洞燭千古

以存驗七

五帝論

余清

荀卿論五帝無傳政其說曰五帝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自諸子觀之且暮之說去五帝遠矣自生民以來觀之則凡鑿井耕田衣帛食肉出入息日用不可闕者皆五帝之所傳若授之朝夕之間也今佃

而漁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為庖犧氏也未耜而貨市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為神農氏也垂衣裳坐宮室陸牛馬水舟楫門柝矢杆曰棺槨書契不知其幾千百歲而知其為黃帝堯舜氏也用其器蒙其利思其人不知去此世幾何而用之不厭習而熟之者若授之朝夕之間則皆五帝之所傳傳之至於今者而萬世行之不窮其為傳政抑亦厚矣  
只以五帝之政存於今者驗聖人利澤不泯處不分鮮苟卿之論是否可謂以存驗七

九成臺銘

蘇軾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  
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  
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  
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  
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乎、使耳聞天籟、則  
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篔簹匏絃、嘗試與子  
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  
綿、覽觀山川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  
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  
大全乎、

人以韶為亡、東坡以為存、誠以宇宙間、味味和吟  
竅竅相應、未嘗停息、則韶自若也、

以顯明微

潮州韓文公廟碑

前人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宿、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

我其必有不修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出則為  
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  
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  
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犬  
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  
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韓文公無異端明大道正教人心之功隱而難言  
東坡欲張大之故說二君四相不能扶僵起墜而

文公以布衣能使人靡然從之見其大功處是謂  
以顯明微

董仲舒論

呂祖謙

當仲尼之前而賤五伯君子之所難當仲尼之後而  
賤五伯童子之所易是非賢愚之有殊述作之勢異  
也漢承秦絕學之後正路榛蕪異端並奮高帝英主  
也而輕詩書曹參賢相也而尚黃老賈誼大才也而  
比仲尼於墨翟司馬談良史也而列儒術於六家泯  
泯焚焚本末顛置獨董仲舒潛心大業誦言於武帝  
之庭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六藝尊百家卑在人莫不知之何待於仲舒之言  
孰惟仲舒未作之時混邪正於一途合是非於一  
說不知所尊所卑及其一言之後天尊地卑不復  
建謬此大有功於名教也東萊此論若明白於東  
坡蓋作碑之體與作論之體有間耳

齊楚得失

秦晉

楊萬里

天下之不治不生於有所不顧則生於有所不屑夫  
天下之事過於恤者敗過於不顧者又敗過於詳者

無成過於不屑者亦無成天下之難治何為如此也  
昔者秦人之治蓋嘗懲於不屑之無成矣吏不肅則  
國媮秦人無不肅之吏民不力則國貧秦人無不力  
之民兵不威則國驕秦人無不威之兵然秦人無三  
若之短而秦祚無一日之長何也知懲其所不屑而  
不知墮於其所不顧也昔者晉人之治蓋嘗懲於不  
顧之必敗矣秦人言利晉人不言利而言名秦人言  
事晉人不言事而言理秦人言法晉人不言法而言  
道然晉與秦有異俗而無異亂何也知懲於其所不  
顧而不知墮於其所不屑也且夫民之力竭而無餘



也。秦人猶疑其有餘力，國之亂代而有形也。晉人猶言其無亂形，故夫晉人過於不治，秦人過於治者也。秦知懲不肖而失於下，顧晉知懲不顧而失於不肖，可謂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

### 威文功過

商鞅

蘇軾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功過不相掩，處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

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固然，無足恠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意味深長

### 第相比較

宋萬弒閔公

呂祖謙

陸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憤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媿而援委心焉。然則襍遯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邪？英雄豪傑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

以拚其驕嘲笑譴浪以盡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肝相  
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  
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未嘗以法  
度之士遇之其斬侮之者豈非欲畧去細謹自謂得  
待豪傑之法邪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祖禡  
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癩  
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帝之嫚侮豈徒然  
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  
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  
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

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拘則為  
公孫述縱則為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  
也若高帝之術可為至矣猶有時而窮故嫚侮之患  
卒見於末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  
通之儀也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  
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  
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  
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識邪采薇  
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蟲僕馬衣裳室家  
婚姻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

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由公孫述宋閔公而視漢高帝則帝不可及而視文武周公則文武周公不可及

因後悟前

孔融論

蘇軾

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將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李氏以逐昭公公

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收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哉云云此孔子所以聖也

東坡錄見後未曹操殺孔融方悟孔子當初重費時最難下手

沿流溯源

外戚論

楊萬里

新室之撥漢鼎人皆歸罪於成帝以寵借王氏而階此禍吾固以王莽之篡非成帝之罪其始實高祖致

魏徵  
房齡  
吐海

之也、立意在此、蓋句嘗觀班固外戚傳、見高祖之封諸呂為列侯、吾固知其必有莽也、夫外戚者、常因文寵而盜主權、尤不可不防、高祖之於呂氏、恩之可也、厚賜之可也、豈可無故假之以列侯之重柄哉、方高祖之目一瞑、而祿產已攘臂瞰其室、中原之鹿、或為呂氏羹、此其患豈特成帝時然後見也、自是子孫世被其患、是故薄氏之於孝文、上官之於孝昭、霍禹之於孝宣、積至成帝之世、外戚之勢日熾、而不可撲、日漲而不可隄、白法王氏之一日、五侯黃霧四塞、朱輪華轂、二十餘人、此其勢不得不然者、亦何怪哉、然則

外戚之禍、拱把於成帝、而萌茁於高祖、癰疽於王氏、而痲痺於呂氏、豈可專罪於成帝邪、議論佳

考究歲月

二疏知幾

蘇軾

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蹠、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宣帝元康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與兒子太子少傅

疎受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爵二年、司隸校尉、蓋

寬、饒下吏自剄、又三年、為五鳳元年、左馮翊、韓延

壽、燕、亦五鳳四年、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一疏去

後八九年間事以二踪因殺三人而去東坡失考  
究也

上薛尚書

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  
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  
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  
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  
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  
善之報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為後嗣之累  
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者其為子孫之福審矣

貞觀十七年魏徵卒太宗猶未為征遼之舉後未  
去於上死乃貞觀二十二年不應言房魏皆力爭  
不從

鄰人諱魯

上鑒戒箴

陳亮

五閭失馭偽主僭竊綱常絲棼萬縣瓜裂干戈日尋  
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法藝祖勃興天為民設  
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  
往就普說猶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  
首征揚州重進詩誣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

保權力屈爰取荆南李煜踉蹌傳檄兵越錢俶納國  
共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沐東征西伐  
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絕袴麻屨綠布衣褐  
訓練六軍法度階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  
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  
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乃法契丹來寇  
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  
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自竭稽首請和  
于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  
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罰邊民既國

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歲月  
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  
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絃慘骨  
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忽遽渡江  
心膽欲折皇天降鑒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  
顏亮兇焰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  
自取夷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猶切  
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  
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  
毋酒于酒毋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

以宰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穢，勿謂天高，安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負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嘽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王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乎耳，公卿之言，游乎心，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勿效商王斲沙剖直。

如履薄水，深淵沒溺，如馭六馬，勿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昭公娶吳聖人諱之此臣子之禮然也春秋每遇不遘事亦皆姑其辭後韓退之作平淮西碑亦包含不美事今陳同父直說二帝北狩狼窠熊窟胡虜撲面驚絃慷慨骨等事意在陳戒故還許多酸辛

枉殺毛延壽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余謂仁之勝不仁，以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

焉命也。史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君子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

前輩咏昭君云：意態由來盡不成，當年枉殺毛延壽。蓋謂昭君非丹青所能罵，而延壽不足誅仲舒輩存否自有天命，非小人所能陷害。然雖延壽之曲筆，公孫等之下石，亦將如之何？

### 原直

鄧禹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為窮達自人，非天也。何則？伯夷餓，柳下惠黜，孟軻不用於戰國之末，韓愈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比于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於賊手，是為直必窮矣。子長得駟馬，蘇秦得六印，宇文士及得安其職，張禹得全其身，崔日用得學士，宋之問得館職，楊再思得宰相，是為佞必達矣。夫直者必窮，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蓋有之矣。夫豈天哉？雖然，人生斯世，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於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



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  
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斤竄流離真  
若可憐者然可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  
光以此較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黜寧不用於世  
寧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至於剖心抉眼碎於賊  
手亦寧任之惟直不可變耳

入昔以窮達歸諸天鄧氏獨歸諸人與前議同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卷之上



